

最完备的知识体系

最浪漫的心灵之旅

最精美的图片汇总

最经典的

最丰富的文学盛宴

最精美的图片汇总

最完备的知识体系

最精美的图片汇总

最完备的知识体系

最精美的图片汇总

最丰富的文学盛宴

最经典的阅读文本

最丰富的文学盛宴

最浪漫的心灵之旅

最丰富的文学盛宴

最精美的图片汇总

最精美的图片汇总

最完备的知识体系

最经典的阅读文本

最浪漫的心灵之旅

最精美的图片汇总

最浪漫的心灵之旅

最精美的图片汇总

最完备的知识体系

最精美的图片汇总

最丰富的文学盛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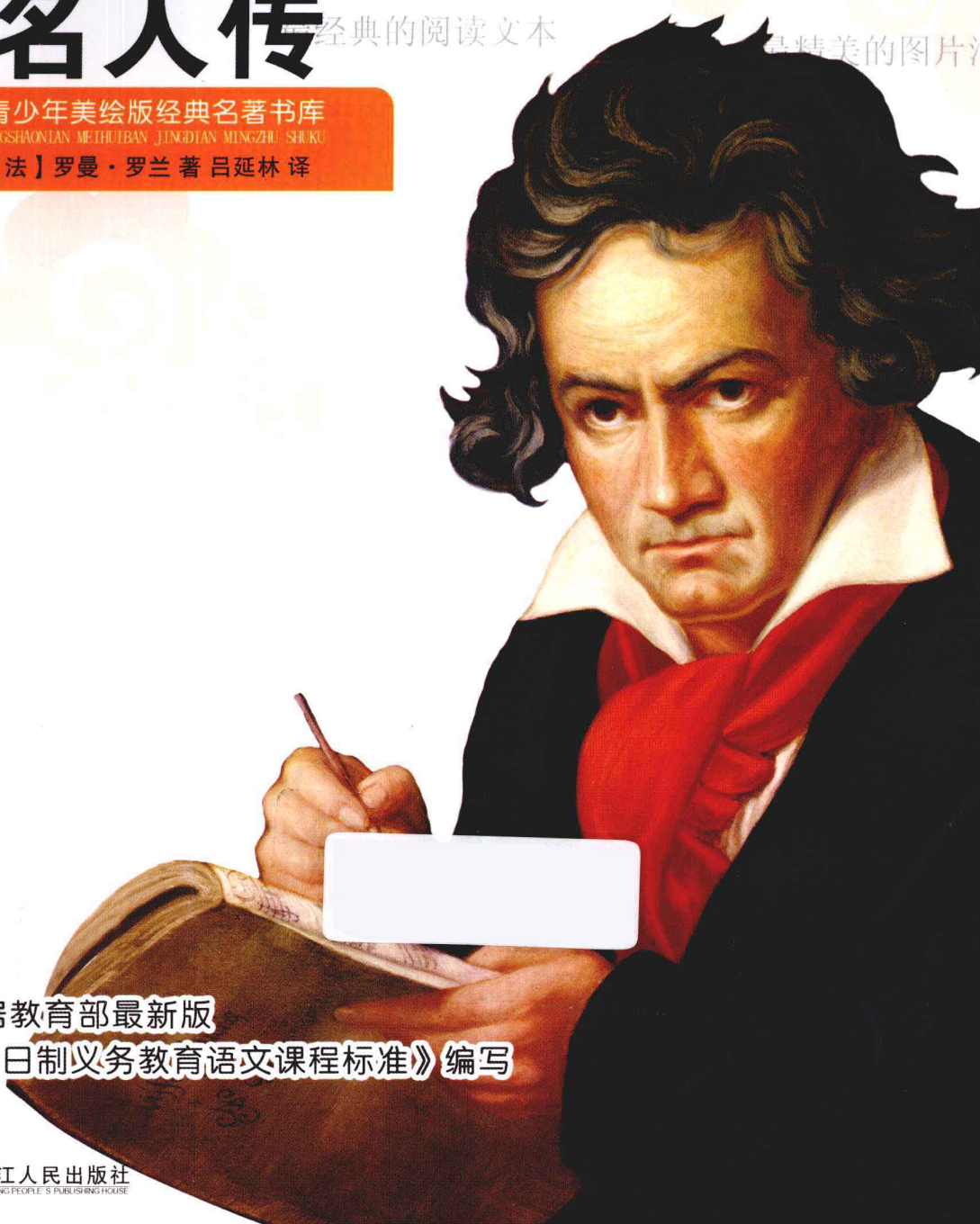
最经典的阅读文本

最精美的图片汇总

名人传

Q 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JINGSHAOBAN MEIHUIBAN JINGDIAN MINGZHU SHUKU

●【法】罗曼·罗兰 著 吕延林 译



根据教育部最新版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编写

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QINGSHAONIAN MEIHUIBAN JINGDIAN MINGZHU SHUKU
.....【经典收藏】.....



【法】罗曼·罗兰 著 吕延林 译

MINGRENZHUAN | 名人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绘版
MEIHUIBAN

名人传 / (法) 罗曼·罗兰 (Rolland, R.) 著; 吕延林译.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1

(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 崔钟雷主编)

ISBN 978-7-213-05218-7

I. ①名… II. ①罗…②吕… III. ①贝多芬,
L.V. (1700~1827) - 传记②米开朗基罗,
B. (1475~1564) - 传记③托尔斯泰,
L.N. (1828~1910) - 传记 IV. ①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7707 号

名人传

MINGREN
ZHUAN



作 者 [法] 罗曼·罗兰 著 吕延林 译
丛书策划 钟 雷
丛书主编 崔钟雷
副 主 编 石冬雪 吕延林 王春婷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 (0571) 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毛江良
装帧设计 稻草人工作室 
印 刷 淄博方正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9 万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5218-7
定 价 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从诸子蜂起、处士横议的百家争鸣，到大师辈出、人文昌盛的文艺复兴，从闪耀着智性之光的启蒙书籍，到弥漫着天真之趣的童话寓言，几千年来，中外文坛一直人才辈出，灿若星辰，佳作更是斗量车载，形形色色。面对如此浩繁的作品，为了让青少年朋友品读到纯正的文化典籍，畅游于古今之间，我们精心编排了本套经典名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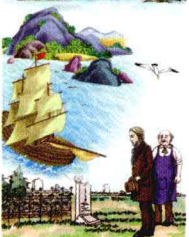
本套“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撷取世界文学中的精华，涉及中外名家经典小说、诗歌、杂文、散文等作品，让你充分领略大师的文学风采；甄选中华国学读物《孙子兵法》、《古文观止》、《诗经》等，让你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品鉴外国文学名著《小王子》、《少年维特之烦恼》等，让你和高尚的人谈话，树立坚定的信念；阅读传记、散文《名人故事》、《朱自清散文集》等，让你窥见历史的缩影、沐浴睿智的人文光芒……

本套丛书的编排方式以体裁为纲，选取集知识性、趣味性、教育性于一体的经典名著，更有大量与作品内容相得益彰的精美绘图，达成文本阅读与艺术欣赏的相互促进，从而使青少年能够保持一种活泼的读书状态，让他们真正能够走进文学殿堂，获得文学的滋养，领略文学之美。如果这一增长见识、愉悦身心的精神盛宴能够得到青少年朋友的喜爱，那将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和希冀。



MINGRENZHUAN | 名人传

卷首语	1
-----------	---



「贝多芬传」

Beiduofen Zhuan

序言	4
----------	---

贝多芬传	6
------------	---

「米开朗琪罗传」

Mikailanggiluo Zhuan

序言	26
----------	----

序篇	30
----------	----

上篇 搏斗

一 力	36
-----------	----

二 在崩裂的力	49
---------------	----

三 绝望	59
------------	----

下篇 舍弃

一 爱	68
-----------	----

二 信念	82
------------	----

三 孤独	94
------------	----

尾声

死	100
---------	-----

「托尔斯泰传」

Tuorsitai Zhuan

托尔斯泰传	106
-------------	-----

托尔斯泰的遗作简析	181
-----------------	-----



卷首语

我愿证明,谁若行为高尚、善良,
必同样能承受苦难。

——贝多芬



我们四周的空气那么混浊,古老的欧洲在厚重、污浊的氛围中已变得麻木不仁。卑劣的物质主义抑制住了思想,阻碍了政府和个人的行动。人们在卑贱和谨小慎微的自私自利中压抑至死。他们已经无法呼吸——打开窗子吧!让清新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让我们呼吸英雄的气息。

生活是残酷的。对那些不安于平庸的人来说,生活是一场无休止的搏斗,而且往往是无荣誉无幸福可言的,又是一场在孤独中默默进行的可悲的搏斗。贫穷,日常的烦恼,愚蠢的、无法承受的劳作,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白白地消耗他们的精力;不存在希望,亦无一线欢乐之光,而且绝大多数都彼此隔离,连给患难兄弟伸出援手的慰藉都不可得,因为他们既不知道他人,也不为他人所知。他们只能靠自己,而有时最强的人也会被苦难压倒。他们既呼唤援助,也呼唤朋友。

正是为了帮助他们,我才在他们周围召集起这些英雄的友人,这些为了善而受苦的伟大灵魂。这些名人传记并非用来表现野心家的骄傲,而是献给受难者的抚慰。何况,又有谁不是受难者呢?让我们把神圣的痛苦献给受难的人们吧!我们在搏斗中并不孤独,人世的黑夜已被神圣之光所照亮。目前,在我们身边,就能看见两朵最纯洁的花朵——正义和自由——在闪耀,那是皮卡尔上校和布尔的人民。即使他们还不能烧毁那浓重的黑暗,但是他们的光焰一闪,已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道路。跟着他们朝前走吧。让我们扫除时间的障碍,让英雄的



民族获得重生。

我称之为英雄的,并非是以思想或力量取胜的人,而仅仅是因其心灵才变得伟大的人。正如我们将叙述其生平的那个人,即他们中最伟大的一个人所说:“除了善良,我不承认还有其他高人一等的标志。”没有伟大的品格,就不会出现伟大的人,同样也不会出现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只会有一些为群氓而立的毫无意义的偶像,时间会将他们统统摧毁。成败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伟大,而不是显得伟大。



我们试图在此为其著书立说的这些人,他们的人生几乎都是一种受难历程。或是悲惨的命运使他们的灵魂在肉体和精神、贫困和疾病的苦难中经受长期磨炼;或是目睹同胞遭受无法言明的灾祸和羞辱的折磨,从而使他们的生命受到摧残,心灵为之颤抖,使他们每日都在痛苦中备受煎熬。他们的伟大固然来自坚强的毅力,同时也来自所经历的忧患。不幸的人们啊,切勿过分怨天尤人!人类中最优秀的人物也是这样过来的。从他们的勇气中吸收养料吧!如果我们太虚弱,就把头枕在他们的膝上稍事休息。他们会安慰我们,在这些圣洁的心灵中,流淌着公正之力和强大之善的激流。甚至不必询问他们的作品、倾听他们的声音,仅从他们的眼睛、从有关他们生活的记述中,我们就能读懂:生活从来不曾像在患难中那样伟大、丰盈和幸福。

在这英雄队伍的前列,我把首席位置给了纯粹而坚强的贝多芬。他在承受苦难时,曾希望他的经历能给其他不幸者提供力量,“但愿不幸的人,看到一个与他同样的不幸者,敢于面对自然设下的陷阱,用尽全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无愧于人的称号的强者,能从中获得安慰”。经过多年超越常人的奋斗与努力,战胜了困难,完成了他所谓的“向可怜的人类吹送勇气”的大业后,这位胜利的普罗米修斯,回答一位乞灵于神明的朋友说:“人啊,靠你自己吧!”

他这句豪言壮语,应对我们有所启迪。让我们以他为榜样,重新拾起对生活、对人类的信念吧!

罗曼·罗兰

1903年1月

贝多芬传





序言



二十五年前,在写这篇幅不算大的《贝多芬传》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写成音乐学方面的著作。那是 1902 年,我正处于万千苦难之中的那一时期,经受着既能毁灭又能更新一切的暴风骤雨。我逃离了巴黎,来到我童年伴侣的身边,也就是曾在人生战斗中多次支持过我的那个人——贝多芬的身边,暂时躲避了十天。我来到他的故乡波恩,在那里寻觅他往昔的身影以及他的老朋友们,我在科布伦茨时从韦格勒的孙子们身上又见到了以前的韦格勒夫妇。在美因兹,我听到了由韦恩加特纳指挥的贝多芬交响乐演奏会。在暮霭沉沉的莱茵河畔,在潮湿灰暗的四月天里,我与贝多芬单独相处,聆听他的倾诉,完全被他的痛苦、他的勇气、他的快乐、他的弗洛伊德精神所吸引;我跪下来,又被他那有力的大手扶起,他为我的新生儿《约翰·克利斯朵夫》施洗;在他的祝福下,我又踏上了回巴黎的路,信心百倍,重新与人生缔约,并向上帝唱着痊愈病人的感恩曲。那支感恩曲就是这本小小的书。《巴黎》杂志先发表了这本书,后来贝玑又拿去刊载。我未曾想过这本书会从一个狭小的朋友圈里传出来。不过,“命运就这样注定了……”

我对在此说了这么多零散的事深表歉意。我要给那些今日想要从这首颂歌中寻找按严格的史学方法写成的著作的人作出回答。我在某些时刻,也会充当史学家。我在几本书中对音乐学尽到了义务,诸如在《韩德尔传》以及在关于



歌剧研究的某些著作中。可是,《贝多芬传》绝不是这样的作品,它并非是为了学术而创作的。它是献给受伤的、要窒息的心灵的一首抚慰之歌,使它复苏,使它振作,使它对救世主感恩戴德。我很清楚,我让这个救世主焕然一新了,但所有从信仰和爱出发的行为全都一样。我的《贝多芬传》亦然。

人们纷纷抢购这本交了好运的小书,这是不曾预料到的。那时,在法国有数百万人,他们是被压迫的一代理想主义者,他们焦急地期待着一个解放的呐喊。他们从贝多芬的音乐里感受到了这种呐喊,于是,他们便跑来寻求支持。那个时代幸存下来的人谁不记得那些四重奏音乐会?它们如同以“天主的羔羊”起首的弥撒祷告时的教堂一样——谁不记得那些注视着祭祀礼并被启示的光芒照耀着的痛苦不已的面庞?今天的生者与昔日的生者差距已甚远。(但他们将会与明日的人们靠得更近吗?)本世纪初的这一代人,身份地位都被一扫而光:战争是个深渊,他们和他们最优秀的儿子都死了。我的这本《贝多芬传》保存着他们的音容笑貌。它出自于孤独者之手,竟毫无知觉地与他们相仿,而他们也从中认出了自己。没有几天时间,这本由一个无名小卒写的小册子,从一家并不知名的小书店里走出,人手相传。于是,它就不再属于我了。

我刚刚又读了一遍这本小书,尽管有些不足,但我将不作任何改动,因为它应该保留其原有的特征以及伟大的一代人的光辉形象。在贝多芬百年祭之际,我既怀念苦难中的那一代人,同时也称颂他们伟大的同伴、正直与真诚的大师,纪念那位教会我们如何生与死的人。

罗曼·罗兰

1927年3月





善事应尽力而为，
爱自由高于一切，
就算为了帝王的宝座，
也决不出卖真理。

——贝多芬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1770年12月16日出生于科隆附近，波恩的一所破旧简陋的小阁楼上。他原籍弗朗德勒，父亲是个碌碌无为、嗜酒如命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女佣，一个厨师的女儿，最初嫁给了一个官宦之家的侍从，丈夫死后又嫁给了贝多芬的父亲。

贝多芬的童年充满艰辛，缺少家庭的温暖，不像莫扎特有家人的呵护。从一开始，生活于他就是一场残酷的战斗。他父亲想开发他的音乐天赋，然后再把他当做神童来炫耀。贝多芬刚四岁，父亲就把他钉在羽管键琴前一连几个小时，或者把他关在房间里，逼着他练小提琴。繁重的作业把他累得半死，几乎让他对音乐这门艺术产生了厌烦，以致必须使用暴力才能强迫他学下去。贝多芬从少年时代就不得不为生计发愁，不得不过早地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十一岁那年，他加入了剧院的乐队；十三岁当上管风琴乐手；十七岁时，他已经是一家之长，担负起教育两个弟弟的责任。酗酒的父亲无法支撑门户，贝多芬只好羞愧地请求剧院让他的父亲退休。人家担心他父亲拿了钱去挥霍，便将退休金交给了贝多芬。这些痛苦的事在他的内心留下了深深的伤痕。还好他在波恩的一个家庭里找到了感情上的归依。他一直非常珍惜与勃罗宁一家的情谊。他们可爱的女儿埃莱奥诺尔比贝多芬小两岁。贝多芬教她音乐和诗歌。她成了他儿时的伙伴，两人之间也许产生过感情，但是后来埃莱奥诺尔嫁给了韦格勒医生。韦格勒也成了贝多芬最要好的朋友。他们之间终生维系着恬淡的君子之交，这一点，从韦格勒和埃莱奥诺尔与他往来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信写得很恳切，韦格勒夫妇称他为忠诚的老友，他则称对方为亲爱的好友韦格勒。更令人感动的是，虽然后来三人年老了，但心灵的青春还在，热忱不减当年。



即使童年生活悲惨凄凉，但贝多芬忆起这段往事和儿时住过的地方时，凄凉中依然透着一丝温暖。后来他不得不离开波恩来到了维也纳，在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及其贫困的郊区度过了差不多整整一生，但内心却从未忘怀莱茵河畔的故乡，还有那条波澜壮阔的大河。他称这条河为父亲河。的确，莱茵河生机勃勃，几乎赋有人性，仿佛一个巨大的生灵，具有无穷思想和力量。莱茵河流域中，没有任何一段比流经风光旖旎的波恩这一段更瑰丽，更温馨，也更美妙的了。汹涌的河水，冲刷和爱抚着浓荫覆盖、鲜花盛开的两岸。在这里，贝多芬度过了他生命中的前二十年，在这里，形成了他少年时代心中的梦想。那仿佛懒散地浮在水面上的草，笼罩在薄雾中的白杨，低矮的灌木，还有垂柳和各种果树，都把根须浸泡在这默默流淌的水流里。星星点点的村落、教堂，乃至墓地，以好奇的目光悠然地俯瞰河岸。远处，蓝色的七峰在天空中描绘出参差不齐的侧影，颓废的古堡矗立其中，形状瘦削并且古怪。他永远心系故乡，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梦想重归故土，但却未能如愿。“我的家园，那块我初见光明的故土，在我眼前始终是那么美，那么清晰，就像我离开时那样。”



革命爆发了，席卷了全欧洲，也攻下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是新思潮的熔炉。贝多芬于1789年5月14日注册入学，听那位有名的后来当上了下莱茵省的检察官的奥洛格·施奈德的德国文学课。当人们在波恩听到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时，施奈德在讲台上朗诵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使学生们群情激昂。第二年，他出版了一部革命诗歌集，订购者名单中有贝多芬和勃罗宁的名字。

1792年，战火烧到了波恩，贝多芬被迫离开家乡，去音乐之都维也纳定居。途中，他遇到了奔赴前线与法国作战的黑森州部队，此事无疑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1796至1797年间，他将弗里德堡的战斗诗篇谱成了音乐，即《出征歌》和一首爱国主义大合唱《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民族》。但是，尽管他赞颂了法国革命的敌人，革命还是降服了世界和他的心。从1798年起，虽然奥地利和法国关系紧张，贝多芬却同法国人及其使馆，还有初到维也纳的贝纳多特将军有亲密的交往。言谈间贝多芬常流露出倾向共和的情绪。这种倾向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变得愈发强烈。

在这一时期施泰因豪森为他画的肖像，相当精确地刻画出了他当时的神



采。与后来的几幅相比，恰如盖兰画的波拿巴较之于后来的那些拿破仑肖像。拿破仑在那张画上，面部表情严肃，激情似火，野心勃勃。贝多芬在这张画上显得比本人年轻、瘦削、挺拔，上衣的高领使脖颈看起来有些僵硬，目光似乎睥睨一切却又有点儿矜持。他非常了解自己的价值，非常相信自己的能力。

德·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都说，他目空一切，举止放肆，让人讨厌，说话时外省口音很重。只有他的至交好友才知道在这高傲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十分善良的心。他将自己获得的成功写信告诉韦格勒时，脑子里闪现的第一个念头是：“假如我看见某个朋友经济困难而我又没钱帮助他的时候，我只须伏案工作，用不了多久，便能帮他摆脱困境……你瞧，这多好。”后来，他还说：“我的艺术应该为穷人造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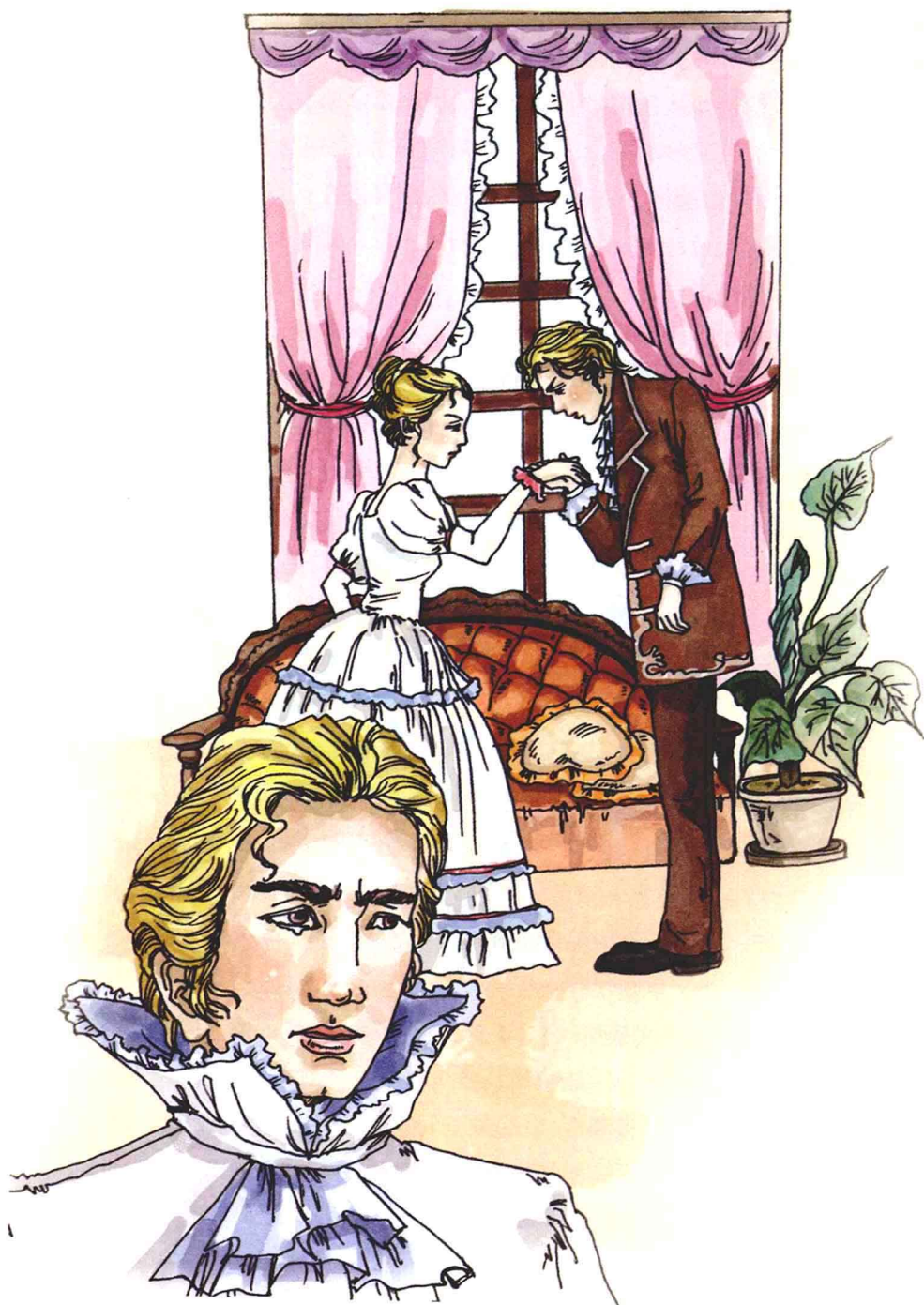


此时，他已疾病缠身。1796至1800年间，他的耳聋症开始肆虐，耳鸣昼夜不停地折磨他，内脏也疼痛不已，听力逐渐衰退。一连好几年，他都不告诉任何人，即使对至爱亲朋也不透露半点儿消息。他回避与人交往，怕自己的病被人发现，而将这个可怕的秘密深藏心底。可是到了1801年，他终于忍不住了，在绝望之中，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两个朋友——韦格勒医生和阿曼达牧师：

我亲爱的、善良的挚友阿曼达……我多希望你能常在我的身旁啊！你的贝多芬难过极了。要知道，我身心最重要的一部分——我的听力已经大大下降，就在咱们在一起的那个时候，我已有所预感，但我没说，从那以后，更是每况愈下……我可以好起来吗？我盼着这一天，但希望很小，因为这种病是没法治愈的。我必须过着痛苦的生活，避开我所热爱和珍惜的一切，在这如此悲惨而又自私的世界上……我只有隐居遁世，安于天命。我何尝不想摆脱病痛，但这可能吗……

在给韦格勒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我过着凄惨无比的生活。两年来，我谢绝一切社交活动，因为我无法与人交谈，我听力不好。如果我从事的是另一种职业，那还有几分可能；但以我现在的职业来说，情况就非常糟糕了。我有不少敌人，他们会怎样说呢？在剧场，我竭尽全力靠近乐队才能听明白演员说的话。离得稍远一点儿，我就听不见乐器和演员高亢的声音……别人说得慢，我还可能听见，如果一嚷嚷我就受不了……我常常咒骂自己为什么还活着……普卢塔克教导我忍耐一切。假使有可能，我





倒愿意向命运挑战。有时候,我活得真像上帝的一个最可怜的造物……忍!多么叫人难受的避难所啊!但我别无选择!

这种痛苦的情绪从他当时的几部作品里流露出来,如作品第13号《悲怆奏鸣曲》(1799),尤其是作品第10号《第三钢琴奏鸣曲》中的“广板”。令人惊奇的是,不是所有作品都这样,还有许多乐曲反映的是青年人无忧无虑的情怀,像充满欢欣的《七重奏》(1800)、清澈明净的《C大调第一交响乐》(1800)等。无疑,心灵需要时间来适应痛苦。他那么需要快乐,所以没有快乐的时候,只能自己来制造。现实太残酷时,他便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去。昔日快乐的时光不会一下子消逝,即使欢愉不再,其光辉也会久久留存。贝多芬在维也纳孤苦无依,往往遁入对故乡的回忆中寻求慰藉。他此时的思想都深深印着这样的痕迹。《七重奏》中带变奏曲的“行板”,其主题便是一支莱茵地区的歌曲。《C大调第一交响乐》也是关于莱茵的作品,一首青年人满怀梦想的诗篇,既欢快又苦恼,令人感觉到有一种取悦心上人的愿望与希冀。但在一些段落和引言里,在某几种低音乐器的明暗对比和古怪的谐谑曲中,我们会异常激动地在那张青春洋溢的脸上看到未来天才的目光!那是波堤切利的《圣家庭》中婴儿的眼睛,从中已可预见未来的悲剧。



除了肉体的痛苦,他还受着精神的困扰。韦格勒说过,他看到的贝多芬永远是充满爱的激情。这种爱看起来始终十分纯洁,其激情与欢快之间毫无联系。现在人们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只能证明大部分人对爱的无知以及这种爱的罕见。贝多芬内心多少有点儿清教徒的倾向,他讨厌粗俗的谈吐和思想,对爱情的神圣坚信不疑。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特,因为莫扎特不惜折磨自己的天才去写《唐璜》。他的挚友辛德勒很有把握地说:“他一生洁身自爱,从未有过出轨的行为。”这样的人注定要被爱情欺骗,成为其牺牲品。果然如此,他一再为情所困,不断憧憬着幸福,但很快又感情不顺,接踵而至的便是痛苦的煎熬。如果要对贝多芬丰富的创作灵感追根溯源,就必须到轮番出现的爱情和骄傲的反抗中去寻找,直到年事已高,身上固有的激情逐渐退去,他才无可奈何地快快作罢。

1801年,他钟情的对象似乎是朱列塔·圭恰迪尔。他那支著名的《月光奏鸣曲》(作品第27号,1802)因题献给这位女士而使其芳名流传于世。他给韦格勒



写信说：“现在我的生活有趣多了，和别人交往也多了……这种变化完全得益于一位可爱而有魅力的姑娘。她爱我，我也爱她。两年来，我第一次感受到幸福。”可是他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首先，这段爱情使他更深刻地感受到自己残疾的可悲，而艰苦的生活条件也使他不能娶他所爱的人为妻。其次，朱列塔风骚、幼稚，而且自私，给贝多芬带来了许多烦恼。1803年11月，她竟嫁给了加仑贝格伯爵。这样的爱情使人的心灵受尽折磨，贝多芬本就饱受疾病的摧残，经此变故，精神几近崩溃。一生之中，只有这一次，他似乎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他绝望悲观，从他留给兄弟卡尔和约翰的《海利根遗嘱》便能够看出，《遗嘱》上标明：

等我死后拆看并执行。

那是撕心裂肺的痛苦呼喊，也是抗争的呼喊，听见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他几乎想到了死，但他那种不屈不挠的道德观念征服了他。不过他痊愈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连一向支撑我的不凡的勇气也消失了。啊，主啊，给我一次真正的欢乐吧，哪怕只一天！我听不见深沉的欢乐之声已经太久了！啊，上帝，何时我能再次听见呢？再也听不见了吗？不，这太残忍了！”

这爱情、这痛苦、这意志、这或沮丧或高傲的情绪、这内心的悲凄，都反映在1802年所创作的伟大作品之中。如《葬礼进行曲》（作品第26号），《幻想奏鸣曲》和《月光奏鸣曲》（作品第27号），《第二奏鸣曲》（作品第31号），其中戏剧性的音调宛如崇高而凄婉的独白；还有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小提琴C小调奏鸣曲》（作品第30号），《克莱采奏鸣曲》（作品第47号），为盖勒特的歌词所谱写的六首悲壮的宗教歌曲（作品第48号）。《第二交响乐》（1803）则更多地反映了他青春的爱，从中可感觉到征服一切的坚强意志，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将愁绪一扫而空，曲终涌起沸腾的生命力。贝多芬渴望幸福，不愿相信自己的不幸不可挽回，他渴望病愈，渴望爱情，心中充满了希冀。

上述作品中，能给人强烈印象的是，不少作品充满强有力的行进和战斗的节奏，《第二交响乐》中的快板和终曲特别明显，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小提琴C小调奏鸣曲》中的第一章，其激情四射更不言而喻。音乐的战斗气息让人不由得回想起产生它的年代。大革命波及维也纳，贝多芬也被卷了进去。骑士德·赛弗里德说：“他和挚友在一起时喜欢指手画脚，且头脑明晰，目光锐利，极富思辨能





力。”他所有的同情都倾向于革命。在他晚年最了解他的朋友辛德勒也这样说：“他热爱共和原则，同意不被限制的自由和民族独立……他盼望大家共同努力，共同管理国家……渴望法国实行普选，盼望拿破仑建立普选制度，从而创造出全人类幸福的基础。”他像一个受普卢塔克思想熏陶的古罗马革命者，满怀豪情，梦想有一个由胜利之神即首席执行官缔造的英雄共和国。进而他接连写出了帝国的史诗，曾题名为《波拿巴》的《英雄交响乐》(1804)以及光荣史诗《C小调交响乐》，即《第五交响乐》(1805—1808)的最后一曲。这是第一阕真正的革命音乐，其中再现了时代精神，强烈而纯真，恰如当时的重大事件在孤寂的心中激起强烈而震撼的回响，其印象即使碰触到现实也不会有所削减。作品里，贝多芬的形象也涂上了那些史诗式战争的色彩。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反映了这些战争，尽管贝多芬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在《科里奥兰纳斯序曲》(1807)中，我们会听到狂风呼啸，暴雨喧腾；《第四四重奏》(作品第18号)首章也与上述序曲大同小异。关于《热情奏鸣曲》(作品第57号，1804)，俾斯麦曾说：“如果我能经常听到这支曲子，我一定会勇猛无敌。”这支奏鸣曲，还有《哀格蒙特》的总谱，直到他的钢琴协奏曲及《降E调协奏曲》(作品第73号，1809)，精湛的技艺表现出英雄气势，仿佛千军万马呼啸而过。而这一切又何足为怪呢？在写《葬礼进行曲》(作品第26号)时，比《波拿巴》更接近于《英雄交响乐》所赞颂的理想英雄奥什将军，不久前战死在莱茵河畔，其纪念碑直至今日仍耸立在科布伦茨和波恩之间的一座小山峰上。即使当时贝多芬还不清楚奥什牺牲的消息，但在维也纳，他曾亲眼目睹革命的两次胜利。1805年11月，法国军官观看了他的歌剧《菲费德里奥》的首演。他还将《英雄交响乐》和《第五交响乐》题献给攻陷巴士底狱的于兰将军，当时这位将军恰好住在贝多芬的朋友兼保护人洛布科维茨家里。1809年5月10日，拿破仑驻军舍恩布伦。不久，贝多芬便对法国征服者产生了痛恨之情，但依然狂热地崇拜他们史诗般的功绩，没有他这种感情的人，对他那依然歌颂军功和凯旋的音乐永远不会真正了解。

贝多芬突然停止了《第五交响乐》的创作，一改往日的习惯，连草稿也不做，一蹴而就地下写了《第四交响乐》。他眼前出现了幸福的曙光。1806年，他和特蕾泽·德·布伦瑞克订了婚。贝多芬刚移居维也纳时，特蕾泽还是个小姑娘，跟他上